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初寮集卷七

詳校官庶吉士_臣張溥

侍讀_臣孫球履勘

謄錄貢生_臣湯逢泰

欽定四庫全書

初寮集卷七

宋 王安中 撰

書

上姚伯壽書

某讀杜牧之文有曰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蓋
嘗善其意而隘其言矣唐都關中河朔失馭牧特見魏
之能遮趙既不能越魏以取趙又不能越趙以取燕則
魏重於山東見黎陽之扼白馬新鄉之逼盟津則知魏

重於河南二者豈天下之常勢者哉所謂常勢者某請言之夫王者之所以綱維天下者凡形勝之國必臨之以非常之材衆大之都必表之以萬夫之望惟其道德夙聞而位貌隆顯威信懔布而遠近服從則尊嚴足以輔河山之雄安靜足以挈封圻之大故畢公之勤亮四世則命以保釐東郊申伯之德聞四國則命以式是南邦此所以父師有無窮之聞而戎翰為周邦之喜者也魏於河漳之間固一都會自廣德初寵其軍為天雄其

後藩將邀節牙旋議帥都府迭為興廢官廨幾易榜題
聖宋造邦祖宗以神武統一海內建隆開寶之間猶假
勳戚領節度置守之制既定雖雜用文武然皆當時名
臣興國撫師咸平遏敵戎路順動再此駐蹕迄於慶厯
始下建都之詔而居留之任每輟台衮之貴蓋京師為
諸夏之首而此其屏毗朔道連四鎮之勢而此其根本
則魏之為重豈止遮趙阻河如杜牧之所言而已哉日
者尹正虛席天子屢顧廷臣求可付者獨得公於八座

之近寵章腴渥申之以任同舊弼之語入辭及殿陛玉色喜甚既新延康之名首以命公於是滿朝榮歎相顧而言曰美哉斯行伏惟執事博辨之學瑰偉之文為一世之所宗讜正之論忠諒之節為人主之所信勤施于中外名震于夷狄徊翔禁路見謂耆俊今乃視猶股肱之列畀以符鑰之寄報政談笑發軔機衡將自此始矣某得以不肖之軀託在抱關之隸於是學問名字初不能少自著見于世而依詩書以便慵寓翰墨以神拙俛

眉承睫以偷升斗之得者正有賴於朝夕之庇又其來
魏之久終更且近因敢綴緝舊聞以誦之于贊見之際
夫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天下之士聚於中朝而求
愷悌有德者歸之執事閱人於王國之富而士丐餘論
以卓然有聲於時者非一也如某者尚何觀焉孟子曰
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區區所覲有在
於是惟少垂意焉不勝幸甚

上韓侍郎書

某嘗觀太平極治之時和順英特之氣流行于天地之間日乘之則再中月際之則重光星從之則循軌雲觸之則郁郁紛紛露值之則如脂如飴湧於池為醴泉韞於山為寶玉蒸於土為芝草澄於河為榮光異畝者類同旁枝者上合華者駢房秀者并岐觝者一角天真僊聖覽焉而喪回不知人間世之殊羽鶴威鳳樂焉而翺集不知方內遊之近蓋時君世主躬盛德以動化天下而衆賢修輔多士來寧神祇顧懷夷夏康謚禮行而民阜

樂備而物蕃則天地薦休動植効祥固有自而然也天地固神矣彼有生者或無知有智者或無義亦且發越自異以著見於有道之世鋪張於紫壇清廟之誥啓迪以泰山梁父之事則靈於萬物而有知學於千古而有義以道理為質幹以文辭為藻色者獨不思激厲縱臾以求達於旦暮之遇歟顧今天下雖不乏士而泯泯默默不亦幾於自薄也哉橫目而戴髮圓冠而方屨初不見所異士亦何自以出夫睢上之鼎巫錦識之雍時之

麟終軍對之彼瑞物者猶有待也況士之與人同耶某之椎陋尤無以異於人者惟是承學之舊欲出而少試有年矣幸今朝廷文物之盛又將時巡都邑奉符行事隆儒籲俊刺經攷古以成一代之制中夜自悼曾不得少奏薄技於諸生之列乃將從俗吏以問簿領之要師農圃以就耘耔之業心怵怵焉蓋不能不屑也四顧而望助雖有良朋不過相況以永歎而已伏惟閣下以材德位禁從以忠厚膺主眷故家霖雨之澤行施於四海

而仁術惠政素渥於中山之人如某者言氣俗則河山相望揆名第則世德所就必有所試舍門下則曷歸乎昔漢王褒為益州刺史令州人王褒作中和宣布詩以頌漢德而何武等歌之上聞即奏褒有軼材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而何武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遂顯於世而世以此多武某雖不足望古人而閣下德義閎達豈襄武輩所敢跂萬一儻慨然興舊邦人物之念則不識獲預吹噓之末否乎間不

可失伏惟少賜垂意使參諸草木羽毛之類有見於太
平極治之世則賡宣布之詩裁得賢之頌猶可為閣下
勉焉或不至於辱也干冒威重下情震恐之至

回謝真定府劉延康書

光膺明命榮領要藩涓剛辰以布德威開幕府以延吏
士上紆北顧外控遠夷伏惟某官卓爾宏才赫然偉望
頃鎮臨於浙部制殘寇之游魂既參佐於戎昭歸新疆
於輿地勲名鮮儷眷任愈隆說禮樂而敦詩書夙推儒

雅聽鼓鼙則思將帥載懋賢勞果膺授律之求暫倚殿
邦之重佇當柄用以協師虞愧遣問之莫先辱緘滕之
見及維深感佩曷既叙言

回謝知太原府宣撫張延康書

膚公式奏異賞遙頒超崇祕殿之名增重外間之寄邇
遐蒙賴夷虜畏懷竊惟慶慰恭惟某官望實凜然聲名
藉甚兼弱攻昧威畧遠邇於二垂建侯行師惠術溥周
於千里羊祜專修於德信卻穀舊敦於詩書拜而設壇

初隆韓信之禮跪以推轂今用馮唐之言七畧橫施兩
州先闢爰興百堵亟就六城盟府策非常之勲論恩示
特達之眷永清四海方載懋於顯庸為憲萬邦佇入陪
於大政辱緘滕之俯及愧馳慶之莫先感忤兼深慰快
罔喻

與鄉帥書

設旄建旄久寄師屯上冢過家每懷鄉路茲解龍荒之
戍來尋馬鬣之封三釜洎親痛初心之永已萬牛回首

認喬木之空存蒼顏鑑水以知衰蘆老塞塗而出涕恭
桑與梓敢愆邑子之儀雨公及私輒載邦人之頌恭惟
某官沈幾先物善政得民惠術再施溢兩河而蒙潤威
名四達罄大漠以歸心已恢尊俎之籌將促廟堂之拜
晤言可卜夙願惟深第弛役於幹方實在行而俟命茲
豈春容之際矧加疲病之侵既望絕於門闌獨心馳於
麾綵雅蒙照燭必賜寬矜

與牧馬王提舉謝書

以下代河
北吳提刑

某啓比者叩命中宸按刑朔部入辭軒陛自天親奉於
恩言出次封圻揆日甫交於事任幸聯使指預偃德風
伏惟某官識度靖深器能疎亮秀出公臺之冑蔚為邦
國之珍早被簡求薦膺寄屬行水無事屢聞增秩之榮
思馬斯才共睹赴功之敏別需異數遂列要塗某猥竊
憲權坐虞官謗清風可挹已瞻承教之期餘潤所資尤
在即工之始詠言之切敷述奚殫

回開德守書

某啓比者滿去鄉邦來趨天闕河圖進職恩換三州旬服承流任叨四輔將往循於高躅竊傾跂於下風伏惟某官德器清深材質卓越早踐揚於膺仕素藹著於休聲報政近藩方聽歌襦之美登賢要地行持從橐之榮曾是迂疎預霑光潤晞驥者亦驥何敢並驅執柯而伐柯但當取則尚須幸見併款緒言

回開德倅書

某啓比者代還鄉郡進被命書聯內閣之榮名假輔藩

之重寄游叨寵渥深媿超踰永言慕誼之深乃有親仁
之幸伏惟某官德猷早著才望素隆所至有稱方共觀
於游刃無施不可茲暫屈於題輿行對異恩遂躋清貫
惟是承顏之近儻蒙畫諾之閑修問未遑貺書先及顧
莫殫於感臆當併叙於晤言

除左丞送宰執免書

恭承中詔俾陟左綱聞命若驚撫躬罔措竊以文昌之
司喉舌實參總於萬幾輔臣之猶股肱宜相須於一德

授弗以次官惟其人儻無已試之功曷補頻虛之位伏
念某器未堪於任大智不足以知幾會聖旦之親逢廁
政途而登用展四體而舊職是率尚懷不給之憂釐百
工而庶績其熙詎稱疇咨之舉矧列具瞻之地敢饗叙
進之圖茲存布於忱辭冀遂盼於俞旨伏望某官亮天
盡道為國擇賢矜夫易竭之才格以至公之議入告於
后宜遷令之非難退省其私或丐身之有漸豈特安愚
不肖之分抑亦愜士大夫之言

送中書侍郎復聞書

顯盼中詔進貳西臺政本增隆永迪萬邦之乂巖瞻彌
俊共榮千載之期伏惟某官學造精微器函宏大夙以
經綸之業徧躋華近之聯委戴胄於左網殆無其輩任
元超於右省豈藉多人萬須弼直之謨允洽登庸之望
宜趣承於眷渥顧奚俟於撝謙欣聞輿議之同祇愧函
封之辱

回李右丞復聞書

顯盼詔綽入與政機盛德所臨朝有得賢之美羣情胥
慶士知稽古之榮伏惟某官奧學造微懿猷經遠英詞
健筆蔚為邦國之華雅量宏謨凜有河山之氣久親承
於密旨果進陟於近司式膺不次之恩益播無窮之聞
淵衷簡在方茲圖任之隆海宇具瞻共竚贊襄之効宜
趣祇於休命用仰副於虛懷

回謝時宰免書

寵答元勲誕敷丕冊左棘進三孤之位泰階開上相之

符國勢增隆民言胥穆恭惟某官忠貫金石智先著龜
學窮妙道之原業備真儒之効粵繇帝賚登秉國鈞秩
聖人之大猷以陳謨監先王之成憲而納誨邦治時定
若泰山而四維人心式訛回狂瀾於既倒疊疊嚮假樂
太平之象欣欣陳豐年高廩之歌宅百揆而亮采惠疇
宜陟佐王之任弼一人而貳公洪化實先論道之求彌
深作礪之咨奚俟循牆之避覲趣承於休渥用仰副於
虛懷

除尚書右丞與宰執親王免書

恭承詔旨俾貳政機雖遜牘之薦陳慮俞旨之猶闕竊以左右中臺之務維綱萬化之原必忠言嘉謨足以副虛席之求則同寅協恭乃可贊垂裳之治度德以授惟帝其難伏念某智昧適時學非貫道偶天光之臨照獲蟬蛻於埃塵荷橐聯榮實先諸彥玉堂遞直坐閱三霜慚無潤色之工第竭鋪張之願顧罷精於翰墨久已支離使備數於廟堂終虞隕越伏望某官燭其危懇參以

庶言百僚師師方迪交修之助九官濟濟豈無弼直之
圖特於論道之餘啓乃觀能之要冀回淵聽追寢誤恩
庶逃累國之尤實被惠疇之賜謹具狀陳免

謝宰相書

往燕
山日

入備網維莫贊舞干之化出當屏翰忽叨授節之榮荷
睿渥之便蕃撫懦衷而震惕竊以設旄建旄南仲所以
城朔方乘馬路車韓侯所以受北國矧全燕之奧壤實
中夏之故封保大定功誕布惠綏之術折衝禦侮益宣

道德之威宜得宏才往分重寄伏念某學不足以窮奧
智不足以識微自參丞弼之聯居積歲時之久聖神繼
志獨觀萬化之原輔相協謀決勝千里之外曾乏壯猷
之助幸觀偉績之成敢意簡求俾當鎮撫此蓋伏遇某
官棟梁帝室冠冕儒林建不拔之基既懋經邦之業當
非常之事亟收闢國之勲遂使懦庸猥蒙臨遣奉中宸
之籌畫已懷弗職之憂備上將之威儀終負逾涯之愧
第布宣於皇澤期遂復於民常上馬據鞍自歎伏波之

老輕裘緩帶但追羊祜之風

送宰執謝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授尚書左丞者入參大政初徹底績之勞進陟左綱載玷出綸之渥靡遂固辭之請彌增非據之慚竊以文昌萬務之原有嚴管轄天子四鄰之助允類股肱矧位冠於疑丞實任顓於樞憲若時式序豈曰次遷惟稱塞之尤難在數求之宜謹伏念某學瓠落而甚樸識蹇淺而非通蚤被眷知越陪國論陳謨每下

已深浮食之虞玩日既多方俟曠官之黜敢期隆眷更
誤褒陞遜於朱虎熊羆顧莫伸於私義有若太顛閔天
竊幸託於下風此蓋伏遇某官德符先民道契真主身
載耒耜以倡庶工心憂元元可格上帝思共熙於百志
罔求備於一夫肆俾危蹤寢塵殊用某敢不益堅素守
圖報異恩不命其承更効渠恭之節惟躬是瘁勿忘勵
翼之誠

回謝知大名府徐觀文書

眷隆體貌恩出絲綸首秘殿之隆名增陪都之重寄縉
紳歆豔渥澤便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以道事君既明
且哲氣至剛而養之以直色雖厲而即之也溫以忠清
舉中臺之綱以靖密筦北門之鑰命周公之事政乃有
常大畢萬之名裕垂厥後方虛懷以待耆德因襲寵以
彰舊勲克慎克和將底協心之効立政立事尚須勵翼
之勤曾慶牘之未先辱誨函之俯逮永言謙抑彌劇悚
惶

啟

謝中書舍人啟

擢從冊府進直掖垣親翰初傳恍莫原其所致牢辭弗
獲慚冒處之非宜竊以自昔言語侍從之才實兼文學
政事之寄因時論治要觀國是之如何鼓衆作猷無曰
辭達而已矣惟帝在宥如天燾臨雲漢之章甚昭雷風
之號莫疾矧四方其訓無競維人而三后協心同底于
道欲助宣于德意宜博選于時髦伏念某材技闕然識

知推甚長而無述幾驚過隙之駒冗不見治坐跋垂天之翼頃由宮學來列道山方窺未見之書遽有非常之遇自天承詔給札試言顧疑骀駘之詞趣就湏臾之頃謂塵燕覽必觸大呵次第兩遷邂逅幾月以諸生之樸學當內史之贊書天威不遠顏初奉清閒之問王言惟作命親聞體要之褒誰容蟠木之輪困如有大鈞之坎北此蓋伏遇某官道熙帝載治翊人文謀謨允臧已糠粃于百世勲業昭赫尚鞭笞于四夷特見推于隱約之

中將遂觀其潤色之効因風動于多士庶間出于異能
永惟造物之施不貲諒匪副墨之勤所稱締章繪句况
少作之可羞鐵心石腸實平生之自許誓殫一節圖報
萬分

謝人薦啟

情不業官初宜譴斥嘉其嗜學更被薦揚欣於所知愧
以弗稱竊以士志無欲於近人情喜用其長數學始終
實處厥修之半英才教育是惟所樂之三矧逢庠序之

興增闡藝文之盛天回雲漢物鼓雷風列中外之師生
已為希世出公卿之論議亦足觀人如某者用志甚迂
受材絕陋未聞道要徒謹師承仕有時乎為貧姑從奔
走咎莫大於欲得寧復將迎永懷朱叔之顓愚強目徐
公之通介對山柱頰氣故爽於朝來問路歛裳情每存
於宵逝陸沈亦分海運誰欺孔蔑自知事方如襲退之未
試人稍謂能敢圖不腆之才遽玷非常之舉此蓋伏遇
某官清機絕累冲識照微靜知賢不肖之情陰獎士君

予之行故雖鄙陋亦委輝光知其亡無忘其能意夫可
勉如所譽必有所試斷以不疑得於眉睫之間借以齒
牙之重某敢不益思自貴少副所期道德初心儻有成
於見効詩書尚友或不但於空言

謝陳左司薦啟

腐儒情不業官拘士恥於媒已忽叨清舉仰媿異知惟
時刺部之權窘以限員之法所欲升斗雖固易於噓濡
盈前珠璣諒或難於簡汰人豈不以重自任士弗宜以

賤厚誣擁傳百城公相繇此選爾露囊一薦賢才其將
舍諸得孟明則子桑有知人之稱失柳惠則臧文有竊
位之咎能令喜能令怒嗟定鑑之已移可以北可以南
信多岐之足泣願觀盛德之士慨想古人之風必忽焉
於尋常之中獨超然有特達之舉如某者受才不腆用
志甚迂學無師承既涼涼而踽踽文必已出輒怪怪以
奇奇未墮良冶之工偶綴太常之第一官下邑兩客諸
侯盲人臨於枯池冥行已久窮鬼延之上坐鉅釁相仍

畸孤粗存空乏不糝駑馬戀豆饑鷹隨人方追爽氣於
朝來更覺平生之睡足惟高卧須青雲之附而著書乏
名山之歸退之不中於詞科人或謂之能也楊雄竊準
於周易世亦何自好之悠哉此心置且莫論抗塵它日
始拜德人之容推轂後生創蒙國士之待此蓋伏遇某
官身備忠信溫厚之德家有文章政事之師見義必行
可立懦夫之志秉心不撓居多仁者之言靜知賢不肖
之情陰借士君子之地故如孱陋亦被採收某敢不仰副

所期益思自愛乘流遇坎斷不辱於此身枉尺直尋將有如於皦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雄守辟留再任啟

盛府初開共傾清舉密章上達亟奉俞音內慙申命之憂外恐知言之玷惟古在位必使慎簡乃寮為官得人所以同歸於治藩方衆建名實相高烏大夫之鎮河橋首拔才於處士裴中令之征淮甸至擇吏於廷臣豈徒華遠近之觀是乃繫重輕之本見子犯趙衰足以相國

則重耳之盛不疑於崔羣李博得其為人則宣州之賢
可信然天下有大戒二君子之所就三委質事人阮籍
難同於蔣濟臨戎佩印王徽獨厚於徐商莫嚴交際之
間各得進退之分援義以授為恩則多如某者才非時
湏器止近用學雖好古終成輦輓之資仕則為貧深忝
箕裘之業昨緣舊尹誤置初筵俎豆則嘗聞之何裨壯
略書記致足樂也又謝昔賢自知甚明已試如此若乃
新書之紬繹本因議者之建陳第淹歷於歲時稍綴聯

於簡策上之御府豈足紆乙夜之觀副在有司或見取
丁年之使是纔舉職安敢言勞夫何辟引之勤猥借褒
稱之論果回聰聽俾記後陳燕垂趙際之要衝文恬武
嬉之積久臨機應變已歸堂上之奇畫智竭誠未廢幕
中之畫靜言非據尤媿復留此蓋伏遇某官雅德鎮浮
至誠樂善威令行于草木仁聲浹於袴襦敦義府之詩
書清衷所眷築將壇而齋戒異數方來凡在名聞悉皆
制可遂令孱陋亦被寵光某敢不恪守官箴勉修身檢

劇談雄辯既乏古人之風正色直心庶幾國士之報

謝梁都運奏舉堪充幕職官啟

知士為難共傾首舉許身不易初託公言既榮其恩更
感以義竊以因時論治要觀國是之如何為上擇人無
曰已知而已矣必其才之可用方所引為不虛故燕昭
有雪恥之心則樂毅劇辛附郭隗而爭往漢宣興協律
之事則趙勝龔德託魏相以奏言偶契其求恨相見晚末
由斯進柰不好何借雖損益之未關審欲趨嚮之同在

豈容冗散輒冒察廉如某者用志甚迂受材絕陋未聞
道要徒謹師承仕有時乎為貧姑從奔走咎莫大於欲
得寧事將迎永懷朱叔之顓愚強目徐公之通介對山
拄頰氣故爽於朝來問路歛裳情獨存於宵逝陸沈亦
分海運誰期龍章尚數於麀頭牛後每羞於雞口敢圖
不腆獲玷非常此蓋伏遇某官志亮天工才周世務便
民富國早推籌策之紆論道經邦超冠侍臣之列每嚴
簡拔少試陶鎔靜惟篳楚之微姑幸帡幪之大寒暄而

已敢邀賞於寡辭人士甚多或見稱於小異故先寵薦以絕躁求帝室皇居豈無因於北海治中從事知不老於荊州某敢不更勵厥修益思自愛無忘所學庶免為庸衆人之歸不辱其門必報以士君子之義

與陳都運啟

比膺宸綍進陟掖垣不稱所蒙以榮為懼恭以某官疏通膚敏愷悌靖恭攬轡慨然久擁光華之節閱人多矣具知寒俊之才得於眉睫之間借以齒牙之論遂緣推

挽浸有叨塵緬惟曩眷之隆徒積懦衷之感無從瞻叙
更劇傾馳

謝定帥黃待制啟

是師

舊國故都歷兩年而三至方伯連率肯一見而再留眷
然升斗之從悵矣門牆之戀瞻言未遠仰止何窮比惟
坐鎮之餘歡奉色難之養神明幽贊福祿來崇恭以某
官端粹靚明裕和博大少謂閩鄉之顏子共推江夏之
黃香金玉其相孰謂無君子者藜藿不採吾猶及老成

人聖君所以獨知當世最為可倚自臨要閭實賴沈機
夷狄畏威公顧有雅歌投壺之樂田間按堵我已陳中
和樂職之篇觀搢紳之無間言知廟廊之可馴致某學
不宜於進取識舉昧於窮通漫朱墨之見尋紛華楚而
思脫得知千載正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敢作馬
曹之對姑收牛背之光必知歲計而有餘顧恐唱高而
難和雖投効此固甚易須親憂之少寬而許身士不可
輕舍門下其安往去留所繫中外焉依拔薤獻規固願

從賓客之末吐茵弛過尚或累陶鈞之私

回謝除右丞啟

祇膺詔綍進預政機竊自省以何堪第因榮而知懼靜
言所冒實有從來此蓋伏遇某官廊廟元臣股肱舊弼
斯謀惟我后夙殫共政之誠雅意在本朝樂有思皇之
士密借進賢之地仰宏舉直之風致此羈孤驟叨眷任
顧未馳於謝牘已先辱於慶函

上馬侍郎啟

河山同俗竊伏於下風霄壤殊塗未窺於高躅頗因賓
友嘗達姓名忽聞假道於陪都遂可掃門於候館用先
旅進輒布卮言恭惟某官植德靜莊賦才英邁心醉羣
經之奧識窮妙道之原摛藻掞庭早擢巍峩之第敷華
緯國每傳瑰偉之辭聖主始見而知之廷臣無出其右
者貴名特起益昭銅柱之餘芳多士相趨不墜絳紗之
舊業歷踐積星之位躡居惟月之班深簡宸旒峻持從
橐會元倥傯吏事篤學書不去前賓王明習朝章令人

聽之忘倦既回翔而再至蓋挺特於一心固將訓於四方間之兩社上而告后陳合於稷契之言下以覺民使被夫堯舜之澤某負能不腆用志甚迂學徒謹於師承文漫從於已出永惟盛旦光闡大猷獲川珍嶽貢而鼎鼐成用身度聲律而禮樂備日見瑞氣圭告成功邦永孚于休地不愛其寶方即紫壇而祀上帝將鏤玉牒以封泰山是惟隆儒籲俊之時爰備攷古刺經之用搜揚簡拔已聞冀北之空奮迅超騰豈復周南之滯自憐隨

牒未免抱關願親華近之儀刑少扣湏臾之警效當賦
得賢之頌以賡有道之詩跂立郊圻飛馳悃臆方秋聲
之嘹慄諒神韻之冲和尚覲葆綏仰符虛佇

與中山張侍郎啟

一辭舊里六換周星匪莪伊蒿每切丘園之慕維桑與
梓實依幕府之庥念雖伏於下風悵莫窺於高躅緬想
蕃宣之裕茂膺視履之祥恭以某官端粹高明沈深肅
給詩書謀帥蓋若倚於長城樽俎折衝詎足煩於游刃

方事樞之虛次眷邊鎖之獨賢即聽超除遂登邇列尚
祈燕衛以副頌言

答宋陳州啟

光膺恩綽榮領藩符方眷眷之載隆諒雅懷之增慰伏
惟某官才周世務智達事經夙推享上之忠蔚有佐時
之望自將輸於畿部遂列職於禁塗以廣漢之才高既
為京兆顧汲黯之名重複守淮揚益勵遠圖別需異寵
念睽違之久矣懷疇曩以撫然正阻瞻承第勤頌詠

回大名徐右丞啟

撫新疆而滿戍偶遙收召之音渙大號以疏恩更厚勞
還之禮雖忱辭之屢控終成命之莫回靜言所蒙夫豈
無自此蓋伏遇某官忠施廊廟名重華夷有為有守而
遠乃猷夙懋經綸之業克順克和而祇厥職共高尹正
之風威申魏博之藩垣惠浹河漳之草木已積倉箱之
富益無桴鼓之驚節用愛民斯底丕平之績正色率下
尚須爰立之求顧是迂疎實繫庇賴念未馳於尺牘忽

先辱於珍題感佩居多叙陳罔既

回晁提宮啟

比叨中詔進直西垣初雖罄於枕辭終莫聞於俞旨具
膺寵獎徒切震惶蓋朝廷言語侍從之才必極一時之
選而山野樸陋遲頓之士躡處諸儒之先學嗜古則難
施文恥俗則近僻勒移招隱或云有得於從來潤色論
思敢曰不能而自恕獨相贊以得位之喜豈所望於責
善之交伏惟某官世代王言身傳家學自擢詞科之始

已期禁路之遊遠心自放於樵漁榮願猶存於舊故欣
其試用契所品題發秘思以占咫尺之書屈高致而用
世俗之禮眷勤特異感誦無窮

回謝北京梁太尉啟

擢自禁林進居政路罄忱辭而靡讓獲寵渥以增慙惟
中臺喉舌之司實並釐於百職而二丞綱轄之任乃參
翊於萬微儻非內有協恭和衷之明謨曷以仰毗經體
贊元之餘論詎意諸生之末忽塵四近之聯明堂會于

衆材何拱把之足用康瓠列乎九鼎顧朽虛之可羞靜
言所蒙夫豈無自伏惟某官忠施廊廟名重華夷旌旄
額南屏之雄管籥付北門之舊黃髮台背而眉壽無害
已占難老之符袞衣繡裳而德音不瑕更聳具瞻之望
獨借進賢之地仰宏舉直之風曾是羈孤每叨慰薦登
門一紀共推賓客之餘出幕六年遂玷機衡之列期益
堅於報國庶弗累於知人

荅河陽許尚書啟

寵膺詔綽榮易藩符脩好睦隣方幸疆圻之接騰裝便
道遂成川陸之賒沐華翰之光榮喜冲襟之泰定伏惟
某官懿文經國雅望冠時以八座之清班付三城之重
鎮別需異數益暢遠猷悵執手之無階惟加餐之有禱

回定帥曾顯謨啟

孝廣

趙魏相望河漳中阻隣驩不替緘貺沓來就聞屏翰之
安居有林塘之勝嘯哥暇豫祉福駢蕃伏惟某官名重
天朝任隆帥閫氣志真曾子之勇首尾盖常山之彊方

注想於履聲即進陪於廟論尚賒瞻際益冀燕頤

回定帥王顯謨啟

漢之

護邊累歲賴庇後人南北分馳未忘惆悵寒暄來問尤
佩勤渠就聆威惠之孚休有福禧之應伏惟某官夙高
英望親被睿知兼文學政事之科乃禮樂詩書之帥諒
無煖席必促造庭尚阻瞻承更祈葆畲

回謝越王啟

某啟仗節燕陞每悵瞻依之邈飛毫漢邸曲敷紀錄之

私伸牘知榮撫躬增懼恭惟某官天潢毓粹陽琯塲和
懷德維寧爰峻宗藩之望為善最樂式型公族之儀恢
遠量以兼容推至誠而樂與遠貽華翰加賁微蹤鸞鳳
高騫仰文辭之巨麗瓊瑶匪報驚情眷之綢繆華戶生
輝珍綬是襲方清風之應律宜壽體之介休詠頌有加
名言奚究

回賀安化郡王啟

仲營

誕孚廷號參穆宰司載隆磐石之宗益賴維城之助伏

惟某官道襟恬粹儒術淹該振振為公族之表儀挺挺
有前人之風烈夙被眷知之異寔膺命數之優四履疏
封不改山川之舊三台拱極兼華袞舄之新非惟展親
是為旌德顧未馳于慶牘已先辱于教函

到北京問候河間帥張顯謨啟

抱關擊柝本為救死之謀祭竈請隣稍作居官之調逖
瞻舊府未報厚恩含糗羹藜敢論太牢之滋味震風凌
雨始知夏屋之帡幪歲邁邁而跡踈形兀留而心徃寥

今秋之為氣申如子之燕居諒親安而民懷宜上佑而
宇泰恭惟某官沉潛剛毅蹈履直方盖有德必有言固
不習無不利鄉者霸上棘門如戲既聞廉頗李牧為人
大驚一軍盡護諸將三命茲恭予敢侮千里決勝吾不
如南山維石巖巖坐騰民頌棠棣之鄂韡韡行集天朝
置諸論道之司溢我用儒之效某自試如此亡它可知
儻使負郭有田豈至以倉為氏饑驅彭澤三徑松荒身
悞柳州萬事瓦裂睡尋足處飲欲無何還下帷王郎時

學擁鼻洛生詠詩昌可卜蓋惟窮者而後工文成自憐
間有天下之奇作尚憑曩眷輒布狂言但縻畢萬大名
之都邈絕河間雅奏之地門闌正阻杖屨莫陪仰惟注
意之深倍冀生經之謹

賀白太宰啟

誕揚顯冊爰立真儒師瞻巖巖式儀刑于百辟王命肅
肅聳觀聽于四方超名位以懋格天之勲隆體貌以樂
尊賢之等眷有德之君子相右文之邦家夷夏均歡神

人胥悅恭惟慶慰伏以某官體直方大之厚擅希夷微
之高有貫通六藝之才守之以卓有醇酢萬變之慮尊
其所聞以智而為帝謨納誨而輔台德立百司庶府而
茲乃俾乂能官人安民而彰厥有常雪霜降而松栢後
凋宮室成而棟梁是賴果符夢卜入輔聖神當開疆復
古功成治定之昌期進敏德懿行識明慮遠之大老以
富民而封丞相可見上心虛正寢而舍蓋公益隆治道
永一人之膺福底三后之協心三年化五年定而勿有

以間之鄙夫寬薄夫敦亦何足疑者殆生民以來未有
固能言之類莫加親九族而和萬邦仰贊聖功之大撫
四夷而附百姓更觀賢業之崇某密辱深知欣聞大拜
卿雲附日蔭不問于蓁蕪越鳥巢枝歸倘從于林壑拳
拳之抱望望于茲

賀吳門下啟

黼座眷賢對揚休命黃扉論道圖任舊人國勢增隆師
言胥穆伏惟歡慶恭以某官材宏器博志正行醇裕陵

左右有民首膺寄屬哲廟祇服厥考更賴謨明亨嘉千
載之逢翊亮有朝之老卓然特操簡在睿衷比以太原
而召晉公蓋為蒼生而起安石少留北闕再陟東臺詢
事考言諒益堅于素履贊元經體期永輔于熙朝某述
守邊藩坐依鈞比莫遑瞻慶徒切詠思

賀宣撫張龍學啟

宣威制勝坐臻朔漠之空懋寵酬庸首列河圖之邃淵
衷益簡輿論交歸恭以某官厚德鎮浮懿猷經遠詩書

禮樂義之府夙推良帥之風智略謀慮朝之淵凜有名
臣之體任久專于外閭望益倚于長城果資撫馭之才
並總蕃宣之寄蜂屯蟻聚既銷並塞之窺鶴唳風聲遂
底侵疆之復惟勲名之鮮儷宜命數之荐頒顧豈序遷
蓋將柄用某論交有素贊喜彌深乘障相望方愧馮唐
之老親隣為寶尚依張仲之賢悵占遇之未遑徒燕頤
之是禱

賀北京許太尉啟

頒冊朝廷建牙巨鎮示帝衷之眷注極儒道之光榮伏
惟某官學綜古今智周事物畢公正色亮四世而克勤
山甫小心事一人而匪懈早辭繁於左省爰居守於別
都威憺河山慮寬宵旰乃寵廟堂之舊德亟頒旄節之
異恩惟卧鎮之累年諒登庸之不日莫遑瞻覲徒切詠
言

梁帥賀呂太尉啟

錫寵帝廷還榮書殿慶行里閭喜動搢紳伏惟歡慰恭

以某官德契泰初道臻先覺發明六藝傳聖學之淵源
輔翼萬機啟神謨之經緯夙著格天之業薦聞辟國之
功若時尚父之鷹揚亦佑成王之龍受不改險夷之度
更追閒曠之游果動睿衷亟頒異數坐令天下心期大
老之歸來想見吾君日佇真人之謦欬即觀爰立以副
具瞻某縻蹟河山嚮風淮海聆詔音而竊抃扣賓謁以
無階顧是詠言倍於綸綍

賀鄭樞密啟

肆頒宸綍擢冠樞廷夷夏聳聞縉紳交賀伏惟某官受
材宏大植德純明奧學窮經浩若源淵之富英辭貫道
煥然黼黻之華比被眷於北扉亟升賢於右府帷幄決
勝千里輔成繼伐之功文武為憲萬邦坐獲來同之効
授之魁柄簡自淵衷視君如腹心諒深勵翼用汝作舟
楫宜遂登庸屬有守於封疆豈無依於廊廟莫諧瞻慶
徒切詠言

賀鄭樞密啟

肆頒恩制還冠樞廷舊德載崇遠人率服伏惟歡慶恭
以某官蘊博大高明之學負經綸開濟之才文章追三
代之純議論陋百家之小道德名世國之光輝謀猷告
君予有疏附歷踐凝嚴之地亟魁宥密之司四方時靡
有爭萬里敢不來享自均勞於琳館每促對於燕朝雖
謙虛乂事於循牆而遐邇日期於補袞延登右府用纘
前功外已震於天聲內益隆於國是運籌決勝顧足煩
譚笑之餘當軸處中諒不越旦暮之近某睽違寢乂瞻

慶莫諧陳力已疲尚忝藩垣之寄辱知最厚更深惟懼
之依

賀同知蔡樞密啟

進被宸恩入陪政路四方是則共高輦轂之風三后協
心對陟樞廷之峻邦家賴慶夷夏聳聞恭惟某官稟坤
德之直方養浩氣而剛大惟和惟一而祇厥職夙推應
務之材有為有守而遠乃猷素蘊致君之術諒功名之
不釋繇中外以洊更時論交歸淵衷密契藏在盟府既

灼知先正之勲尚有典刑當益侈象賢之眷蓋欲保大
定功而決勝乎千里必資同寅和衷以為憲乎萬邦允
膺圖任之艱乃踐久虛之位善繼人之志上方嗣代以
廣文聲率乃考攸行公益奮庸而熙帝載佇期爰立益
副具瞻某護塞何功實推本廟堂之論蒙庥有自念方
圖田畝之歸趨慶無從遡風增想

賀樞密啟

寵膺制綽進執事樞宿望所隆僉言惟允伏惟歡慶恭

以某官宏才經遠奧學窮深真吾齊魯之儒有古曾閔
之行頃居憲府人自肅而朝廷尊比長地官賦不加而
財用足延登右席倚鎮四夷庶事康哉行慶國鈞之秉
老夫耄矣且欣廟算之憑屬瞻覲之未遑但傾翹而無
已

賀戶部梁尚書啟

茂膺天指峻長地官邦脩永圖人起厚望伏惟歡慶竊
以自古有作惟政可以得民財當今所宜其富莫若藏

天下贊化育以廣生殖則道繫上宰脩法制以均有無則職歸司存方縣官調度百出之艱欲國勢增長十倍之裕於斯為盛舍公而誰恭以某官疏通敏明英偉絕特學傳家法之舊譽占相閎之先以中外所至辦治之才膺羣下莫可跂及之眷恢恢之及搢紳既已聳聞巖巖之瞻廟堂更宜躡處來膺妙簡進畀要權菲服卑宮顧方勤日旰念強兵足食當不減河朔時必大建管蕭扶世之功庶悉掃異鏄容身之弊矧周任冢宰職專理

於貨財而唐制中書事亦兼於錢穀更期大用以暢遠
猷某幸趨承似蒙知察敢致區區之慶以盡惓惓之愚

賀河陽許尚書啟

諏辰叶吉露版布新開盛府之潭潭方隆注意詠清風
之穆穆諒可慰心伏惟某官德業閎深材猷肅給詩書
謀帥蓋若倚於長城樽俎折衝詎足游於餘及別期異
數進陟近班正縻芡舍之居密借寶鄰之潤無從慶謁
但劇傾翹

賀宮使鄧觀文啟

伏審祗膺中詔入覲明廷留使琳宮進陪經幄士有隆
儒之喜朝多圖舊之榮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博而行
醇識精而慮遠器足以任天下之重智足以周事務之
微文章追三代之風論議綜九流之奧頃由禁路亟預
政機以道覺民無不被堯舜之澤斯謀告后有合于稷
契之言裕然出處之間允矣重輕之繫比膺臨遣暫倚
居留三台六符俯照河漳之會八鸞四牡式遘象魏之

還申鎬宴之多儀促漢釐之密席數咨大事諒多聲歎
於吾君再列近司不待營求于外野別需異數永輔昌
期某量已無它蒙知有數高閣可仰共深維石之瞻未
路何依獨借非煙之潤莫伸慶拜更極欣翹

賀中書徐侍郎啟

顯膺中詔進貳西臺真儒用而莫枕于京允賴儀刑之
舊天下安而注意于相載觀勵翼之圖疏展虛懷搢紳
引脰伏惟歡慶恭以某官以閎深博辯之學負經綸開

濟之材色雖厲而即之也溫氣至剛而養之以直特操
堅於金石先識炳於著龜治國忠言蚤見施於廊廟裕
民仁政槩每効於藩垣少留兩河式遏外寇馳單使以
諭敵則游騎不敢近東鄙唱大義以勤王則勁兵相繼
集近畿人心保其無虞有金城之千里國勢因此底定
若泰山而四維亟歌大老之來歸用賞庸功而重疊雖
君子不以得位為喜而朝廷方進有德以尊行入告於
謀猷必展盡於底蘊明政刑於閒暇遂致兆民之永康

成道德之安彊坐使四方之無拂某仰孤委任自抵讐
尤重惟前此罪戾之人未有獲面宰輔之理偶爾萍蓬
之寄會逢衮繡之迎身親見之既動一夫不忍之念天
其或者將啟百口更生之塗永言依歸尤倍倫等

賀禮部陳侍郎啟

光膺天指進貳春官帝眷益隆師言載穆伏惟歡慶恭
以某官學窮聖奧識照幾先懿行高風優入淵騫之列
英辭閣論俯收晁董之科早宗經席之微言荐決容臺

之疑議遂錫命書之寵躋陞禁路之華典三禮於虞廷
無易直清之德諧萬民於周室允資詔相之勤方懋遠
猷別期大用某猥茲分部莫克造門逖聞除目之傳實
倍輿情之喜

賀趙左丞啟

寵頒明詔進陟左綱中臺化原永底萬邦之又邇聯世
表共榮千載之逢四海傳聞一辭歡喜恭惟某官負經
綸之學佐明昌之期簡於帝心所迪乃真儒之効策以

時事有陳必先王之言以佐上則明主無為而尊以惠下則斯民陰受其賜后非賢不又休命顯祇於對揚民其勅懋和明服式時於有叙允洽登庸之望更需弼亮之謨行副具瞻以應大任某猥辱知憐之舊欣承眷用之優賦雨雪之霏霏曾是乘邊之久託卿雲之郁郁將諧問舍之謀瞻拜尚賒想望增劇

賀宇文右丞啟

顯膺詔綽入總政網盛德所臨國有得賢之美羣情胥

悅士知稽古之榮參翊萬微增崇四近恭惟某官稟高
明之絕識負經濟之宏才囊括底蘊而莫知有餘瓴建
淵源而亦復不竭陪荷橐之議論思久罄於周行躋鰲
禁之班視草親承於密旨號令多出於手望實孰居其
先簡在上心夙有進為之志緝熙帝載果膺圖任之公
方紀綱百度之修適聖賢千載之遇儒者在朝政美允
資贊贊之裒大臣以道事君益仰明明之輔尚須柄用
式副巖瞻某早辱定交逖聞傳命防闕有守載逢雨雪

之霏問舍可期幸借慶雲之蔭方賒接待彌極順依

賀薛右丞啟

敷錫命書召還政路大廷促對喜見儀刑舊德奮庸望
傾華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窮聖奧文闡道原駕說
清時歷處師儒之地被知真主亟居丞弼之司屢告辰
猷一尊國是自均勞於外服尤注意於本朝周大夫思
以公歸共熙庶績薛居州在於王所允叶僉言暫持綱
轄之權即正鈞衡之拜念久違於高躅幸仰託於餘庥

瞻慶未遑詠懷曷已

賀徐司門錢寺丞啟

榮陪陛對光奉詔除職峻望高恩隆禮渥伏惟歡慶恭
以某官才猷膚敏器識閎深風力自將蓋所臨而必治
公忠匪懈故無施而不宜方成王興龍受之功而尚父
有鷹揚之氣金湯備豫收堂上之奇兵樽俎雍容賴幕
中之婉畫倅圖既入占奏益詳果動睿衷亟躋華貫將
還舊府共傾省寺之清班行上新書更俟朝廷之異數

某從游有素展慶可期頌詠之深敷宣罔既

賀永興帥賈侍郎啟

寵膺制綽榮易帥符以洛陽王佐之才牧關中天府之地諒雅懷之慰愜增吉履之粹和伏惟某官世戴忠純職聯華近蕃宣已試付旂旄之三千倚注方隆鎮河山之百二永言桑梓久庇葭莩矧宿好之不忘悵疑丞之未卜更祈珍嗇別俟超除

賀定帥韓侍郎啟

粹彥

疏榮北闕擢帥中山眷寄益隆威名已著伏惟歡慶恭
以某官材資邁爽識度曠夷聲猷秀發於勲閎光寵亟
騰於禁路以文武兼資之略領父兄舊治之邦申伯于
蕃方共榮於世執召公是似將別對於王休屬此拘縻
阻伸瞻慶跂旌麾而雖切叙竿牘以奚憚

賀真定帥張侍郎啟

代河北
陳漕

伏審光被恩綸榮更帥閫訓詞甚寵威望已孚伏惟歡
慶恭以某官氣勁才高智深慮遠自奮亨嘉之旦蔚聞

開濟之風比使西畿尤當上意入持從橐任隆版部之
繁出布藩條治聳三城之重惟常山之巨屏控朔漠之
殊鄰障塞彊雄方倚運籌之妙林塘勝絕益資緩帶之
清諒無煖食之淹即被賜環之召偶茲將命實遂親仁
顧展愛之未遑第詠懷之不已

謝到任啟

代河北
漕侯臨

將翰南紀初無善政之聞改使朔陞更荷誤恩之及即
工伊始撫已增慚伏念某植志甚迂受才不腆少承義

訓粗知詩禮之風親會聖時因有功名之望越從筮仕
頗識首公聯卿棘以居中早經推擇懷郡符而補外惟
厯承宣膠舟適可於坳堂龜手亦安於泝澣謬當朝選
疊昇漕權取三百廛之禾固已空餐可愧奏十九年之
及尚何餘技足觀忽奉明綰俾分劇部惟兩河之空代
占諸道之長雄金湯百城連衡方面貌虎萬旅仰給縣
官敵騎既勤而有委積之供水行雖順而有隄防之繕
茲焉試可不曰才難方虞未厭於師言俄許入聞於睿

旨趨雲天之雙闕恍若仙遊瞻日月之重瞳溫其晝接
褒稱狎至遣勞俯加載華原隰之行漸歷州塗之舊題
興平試嗟陳迹之莫追露檄遷帷或先聲之已偃永言
冒昧實所超踰此蓋伏遇某官論道經邦代天理物伊
尹咸有一德澤無不被之匹夫周公勤施四方皇有克
生之多士曾是衰遲之迹最受特達之知運播物之鈞
已出陶成之溥博開翹材之館備聞教戒之雍容既久
在於主張乃極垂於驅策某敢不益堅壯節更勵遠圖

時和歲豐竊倚餘庥於道極粟腐貫朽願見成效於司存

跋

跋張僧繇畫卷

讀退之畫記真若見畫今觀此畫得其意於形似之外
還如讀退之之記或謂畫記非退之平生得意之文余
弗信也宣和癸卯正月十二日履道

跋魏王書帖

代韓
師美

故光祿卿太原王公與先王有研席之舊且同年登科

某不及見之晚識公之孫大府丞於京師出先王手筆
兩帖惟先王取友天下所與傾倒必世之君子長者此
帖作於邊候兵革間覲縷諄復并及家事曲折且托之
以急難以是知公之賢自為先王所厚蓋不專以舊故
也因泣而書之政和六年四月十五日男具官某謹題

再跋魏王書帖

代

某兒時頗見先王稱聰師戒行專慤遇事不苟先王出
入中外不得嘗在鄉閭高曾而下墓墳悉委師營守師

尤為盡力先王亦多之今師下世久矣門人清占尚藏
先王與師書帖捧觀手澤追惟曩昔嘆歲月之邁邁望
家林而北首不覺流涕輒附載於後

跋李長茂畫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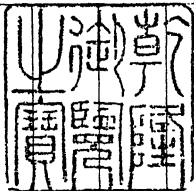
余頃與元量相從於魏後二十年余來居守而元量適
在鄉里余罷府事待命康樂坊居益相近元量持鄆人
李長茂所畫松石與河間權朝美俱來且言長茂之賢
不輕以畫與人而畫亦高竒有思致吾三人之聚於此

此畫之不易得皆宜作詩余最老大久不近筆硯元量
約窮無聊之餘一意文字所造益高妙朝美筆力膽氣
不經世故挫抑尤豪健壯偉請兩公遂賦之余當鼓譟
助其旁此天下之至樂平生卓絕傑特之觀也靖康初
元正月二十四日定武王某題

跋李端叔帖

端叔從故侯蘇公來鄉間倡酬題記處處有焉端叔亦
自有蘇李同時之語觀此詩帖撫事懷人惘然久之紹

興癸丑八月朔定武王安中履道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初寮集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臚錄監生臣龍舜耕

欽定四庫全書

初寮集卷八

宋 王安中 撰

碑誌

故贈昭化軍節度使楊應詢神道碑

政和六年某同修國史考外戚世序維章惠皇后輔真
宗擁翼仁廟躬襁褓調護之勞景祐中創立皇嗣援納
英宗有大功於兩朝大觀元年上幸興德院顧懷祖考
錄定策之臣寵逮子孫深惟景祐之議灼見天心卒然

初謀入繼大統繫后一言基命萬世宜褒賞外家顯示天下今其姪孫某方守雄州治有異績乃超授泰州防禦使永橋之役以洋州觀察使為大名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詔屯兵河上命下屬疾猶自力戒行已而告薨訃聞上深軫悼特贈昭化軍節度使謚曰康理既葬其子請辭刻墓隧之碑某曰先後社稷之勲具在史冊而公盡瘁於國有太常之謚幽堂之銘可信不疑灋宜書以垂後公諱應詢字仲謀其先益州郫人章惠之貴移

籍開封公贈太師中書令知信宿國太夫人蓋氏之曾
孫建寧節度觀察留後贈太尉景宗安定郡夫人呂氏
清河郡夫人張氏之孫皇城使贈右金吾衛上將軍永
節咸寧郡夫人王氏永嘉郡夫人陳氏之子生數月祖
廕以官長而開敏俶儻慨然有志於功名初監威勝軍
西湯驛應羣牧使韓縝之辟與契丹畫境代北河決孫
村修河司選為僚事必俾公稟於政府條析明辨大臣
咸以為材久由河北副將擢知順安軍年志盛壯勇於

有為而動皆中理治譽翕然邊人馳射為俗公興學迎
師執經講問儒冠四集戶有絃誦民救父毆搏仇致斃
公閔無兼侍殺且非意吏固當以絞公固請讞詔果貸
死時金吾為保州壤接化均兩邦歌之移守信安未行
改保定坐姻家左遷歷京西京東二將遭外艱去職終
喪從熙帥築金城闕遂領京東兵今皇帝即位再守順
安召見語當上意契丹使賀天寧節留副接送伴移知
岢嵐軍未赴易霸州歲大飢傾廩賑之募民開陂澤官

助其費使食其利所活萬計塘灤迫城漸加積潦至浮
戶以行公增隄為長衢濬傍地以洩水自是人
不病涉窮邊無醫公請立法頒太醫方書於州輦
所用藥於帥府市揭名價取薄息以供餽直衆賴
以濟召為崇寧元年賀契丹正旦副使陞對漏下
八刻即其日蕪閣門通事舍人公恬於仕進初命
三班奉職積四十八年而為文思副使及此膺上
親擢時論尤以為榮上付公五事密刺於契丹屬
耶律禧立慶弔交馳吉凶禮瀆公崇大

體不問細故北人愜服歸將至其中京送者請馳入城
為哲宗忌又留明日赴其故主祥祭衆疑改故事且無
朝命公曰中國以禮義為四夷所尊彼以先帝之故而
亟行因為其主而少留此善意也奈何拒之遂聽其請
後著為令半道除湖北沿邊安撫副使覲辭皆對獎遇
彌渥得北國八事為別錄奏之上俾歸諭諸帥申飭武
備如公所陳會雄守罷即詔攝守公入奏事究言北方
利病上延問甚款及辰正公遽趨下命改日再對面授

西上閤門副使三年遂知雄州兼制置屯田使河北沿邊安撫既統郡十六事聯四帥其任既重而控北國往來之衝移檄占詞動繫機會守將非通古今識度宏遠則競猛失和輕懦招侮公世官朔陞因俗施政小大悅附沈謀而善斷威望隱然名震敵境契丹以夏人連姻請所還削地使不獲命是冬引兵而南受禮於幽州上以羣疑訪公公謂契丹盟誓百年酣嗜情逸兵不素厲矧仰歲賜恩給諸蕃詎敢輕絕於我殆虛誑也無恃其

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蒐卒峙糧示以形勢明年契丹果北走上善公策遷引進副使又遷西上閣門使且俾再任五年春契丹以其相蕭保先牛溫舒不時來使必欲為夏人得地或曰兵隨使入邊州皆警上重其事乃以公副樞密直學士梁子美往迓于境二使初以國相欲貴倨自異公揣知而逆折之距國門一舍上馳使賜公金幣及門又命近侍問契丹情偽公對曰彼無能為其夸肆大言徼幸萬一耳唯堅前議彼計索矣既對具

奏方略契丹訖去如公謀御史治永靜妖人方暑誅逮
滿獄公徐為上區別天慈惻然止坐首惡貴近知而不
敢言者頗有愧色上因命公有所論奏疾置直達勿關
有司尋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所以慰遣甚厚李勉嘯
聚亡命匿西山為盜并鎮令軍攻之發民轉餉兩路騷
然朝廷罪部使者玩寇責戰日急公言師老患生恐甚
於勉願罷諸軍將裁留邏兵扼險困之勉等遂降契丹
使北還必以夷樂逆於白溝前此嘗有私見歸信容城

令汪慈明自言其名者乃契丹寵伶具聞幾事願得內
附令疑而却之邊臣遽奏其去密詔委公暨慈明丁寧
必得且有異賞公授謀以術物色敵中卒與偕來送於
京師其語不妄遂命以官雖彼至親終莫之覺而公避
賞絕口不言故時諜語不根眩悞耳目公參伍檢核厚
其賞攜聘使之出必選諜者潛以左契見於敵帳亟先
馳歸動靜悉以聞使還驗皆合上喜進東上閣門使西
輸之民困敵貪虐公戒吏勿擾用助偵察旋以覘報精

審拜四方館使公以褒典再下因是固辭推功僚佐上
多公不伐均賞有差公明於用間敵在目中其所指取
如探囊物而人莫知謀所從出然事有當祕不可得而
書者觀上之屢賞則公成效多矣計司以邊食之乏移
粟於滄公疏擿其謬以雄一州須十萬斛科車括船三
年乃畢豈惟民勞而水陸餽費二萬一千餘緡槩之諸
州十倍此數請均餽錢增價以糴詔立罷運璽書報公
事有未便無憚條列已而粟集塞下乃撤舊倉之隘宏

壯而一新之大觀初公既以章惠前功躡遷秦州防禦使未幾天子受八寶敷大慶又拜沂州觀察使陞本路馬步軍總管仍以子澤書沿邊司機宜文章公感殊遇益罄忠力奏置本錢二十萬收其贏以養士士奮於勇始公攝雄州上以歸信容城弓手敵憚其勁議增倍為千人衆意難之公獨曰縣必有弓手本以備盜豈為鄰國增之敵將為辭且武技之精去鞍疾馳射神臂弓百步命中增倍為難上遣使按實又擢公子閣門看班祇

候母喪乞解官不許勅有司具葬公乃請入覲冀陳至情甫及都城易定州路副總管尋改西甫副都總管既內徙始聽終制禪除提舉萬壽觀副館伴契丹使上勞問良久公自叙感泣錫御茶綺錦以助私覲館例賜溫州柑而貢包未達吏取他以賜敵不受且求真者須小使送之涿州公讓之曰本朝唯覬北主則邊臣為小使者敢自比邪敵皇恐出拜公密奏柑微物仍許以貢至仍賜敵又喜過望力請扞邊復為定州路副都總管

徙真定不行踰年移大名府路以病請致仕翼日薨於
魏實政和五年正月壬辰享年六十有三詔官親屬五
人遷一子閤門祇候賻贈金帛加等其年四月辛酉葬
祥符縣開封鄉毛郎村之原元配趙氏繼室兩張氏皆
贈碩人祔葬公墓男澤忠訓郎閤門祇候淵儒林郎深
保義郎女長適修武郎趙景之次適承節郎閤環次適
將仕郎鄭彭年一在室孫植栢保義郎拱朴未仕女孫
三人皆幼公天資孝友金吾之沒哀毀骨立家時尚貧

葬其族十三喪聚食者百餘人及貴恩義益篤推蔭兄
息沒之日季子猶未仕輕財仗義所交皆世名人士去
門下踵為達官政簡而惠破姦黷伏庭無訟民畫像事
之治軍不煩士卒畏愛所在肅然胸次落落坦誠待物
於事若不經意而機略明悟當大利害衆方駭惑談笑
立決儀幹秀偉博學而好屬文敏於辨論上每命使必
為選首方時治安護塞總戎折衝樽俎有古良將之風
以身許國遇事敢言上察其誠眷倚特異受中詔四十

有三親灑宸翰者四觀其奏議炳炳數百篇可以知其忠矣 系曰帝德天覆威懷北戎粵有良翰時維楊公公才文武王國之傑受任朔方世載勞烈帝曰汝能往使於北遂分將符鎮撫吾圉敵援夏重請還削地使來非時洵羣議公折其驕彼謀斯沮狼貪革心弭耳徐去治雄六年兵厲食衍謀良削盟功高用間章惠之勲褒恩及族乃如公賢克荷恩祿大伍導河以既屬疾慷慨治行匪躬之恤訃聞於朝寵贈加謚惟帝念終哀榮

終始毛原膺膺繫此佳城公乎千載其凜如生

南陽伯梁公神道碑

政和六年五月某甲子南陽伯梁公卒於東平之私第
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須城登庸鄉執政里又明年其
姪寧遠軍節度使大名尹子美以書抵太史王某曰先
丞相八子叔父最與吾齒相若少即相愛吾先公兄弟
早世獨叔及我被遇今又不幸既就窆窆而墓道之碑
未有詞不但無以慰叔父之孤雖吾亦不忍也願得子

文某頃官大名見寧遠歲時訊季父起居細書累幅間
得御府珍異之賜亟作詩往遺相與酬答其意勤甚今
敢不承寧遠之命乃次公行事公諱彥深字純之其先
秦仲之少子康封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子孫因國為
氏漢自河東徙安定後又別出為河南天水二望而公
五世祖贈夏國公惟忠始居東平諸梁相傳望安定曾
祖諱文度故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妣周氏
韓國太夫人祖諱顥故任翰林學士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周國公妣閭氏魏國太夫人考諱適故任太子
太傅致仕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尚書令徐
國公謚莊肅妣任氏越國太夫人公少無戲事欲以學
問自奮顧嗜作詩捉筆輒疊疊不自己莊肅公異之間
命公賦百題一日而就以莊肅恩補將仕郎守祕書省
正字調監開封府陽武縣酒稅改簽書兗州觀察判官
廳公事山東故推梁氏為冠族初試吏不負恃門戶能
舉職業丁莊肅憂服除監在京都茶鹽院改通判青州

丁越國憂服除通判邠州會西方進築公以所部民夫從軍深入調護有理獨無所亡失璽書獎之代還勾當在京諸司專勾司歲終會諸路造軍器費得辟名失財無慮二十萬有奇出知沂州於是沂多盜公慨然曰欲惠吾民必盡去此乃大為約束課吏購捕賞罰必如令盜奔它郡獄以屢空部使者論於朝即命在任徙單州州之城堞積歲頽闕公以謂非戒不虞之意稍調羨卒完之訖役公私無所預徙邠州河南邊二敵而汾近石

隰公至即為備豫守禦之計儲積器械無有不具治有聲績擢知海州未行改徐州徐汴泗所匯地大事劇公益出政術為精明齊遼郡務民訟迎剖立決其僚涉筆畫符檄而已屬頒學制泉法公推行為一路冠優詔進秩俄以知齊州居養安濟令既下公仁人也奉行尤力賞行特許貲之親族劇賊李定椎剽齊中公親指蹤捕得并其黨流遠方閭里帖然有甘露降於州解人以為公惠政之應朝廷眠課最滋欲用公春秋寢高間語其

子姪曰吾仕至二千石幸無過謫以辱其先世今老不
歸託林壠自休其晚晚之力尚奚俟哉乃上章丐閑得
提舉南京鴻慶宮凡三任其卒也年七十三積官至中
奉大夫初室任氏繼賈氏皆封恭人男子晉將作監主
簿子罕奉議郎通判南安軍子約校書郎子簡奉議郎
主管成都府崇道觀皆前卒子坦宣義郎主管信州上
清宮女二人長歸選士尹東美次歸中大夫都水使者
孟楊孫男慶祖亨祖郊社齋郎遵祖襲祖奉祖假承務

郎齊祖蕭祖衍祖未仕孫女十一人已嫁者三選士任
希績張大臨東德孺其壻也曾孫男蟻塢毅孺顏公資
和厚易直內不立城府語輒傾倒不問向人為誰卒犯
之雖所巨堪耐了無留恨親宰相子習尚樸素無耳目
之娛歷典五郡慈祥宣弟去輒見思至臨劇除暴則凜
凜有前輩風退而里居觴詠瀟散益讀方外性相書與
世相忘其平生蓋可考已惟梁氏世以文章魁天下至
莊肅以面折廷爭為仁宗皇帝所器遂至大用出入將

相名震夷狄然於道大難合氣剛易退而其言不朽天下之士至今誦之昔臧哀伯不忘德諫周內史曰臧孫其有後於魯乎其後文仲武仲宣叔果相繼用於魯今莊肅諸子雖盡於南陽伯而寧遠頃自中書侍郎出領方任十年于茲以有家世節旄之盛功業福祿未艾然則天所以報莊肅之遺直者不在其子則在其孫曾何啻如魯臧孫者哉南陽伯身有德善又故家遺澤之未泯其三世子孫之衆如此豈可不自勉邪謹系之以詩

曰 梁世典學二魁一相相維莊肅名溢天壤莊肅八
子衆德之分有得一體則稱其門維南陽伯豈弟是似
治郡雍容如古循吏沂單西河地褊易治聊以暇餘除
盜飭備彭門濟南實一都會公亦恢恢游刃餘地教行
校庠利羨鳬治威靖里閭仁逮鰥寡善政召和零露如
飴國有懋賞民有去思公歸就閒亦既壽考曾是懋遺
以殿諸老我詩誰從寧遠之言碑于墓隧勵爾後人

姚將軍墓表

故贈左監門衛將軍姚濟字公才世為隰人父始業醫而將軍少獨嗜詩句筆札駸駸可喜然以家世故終於方術之學易入推日星躔次寒暑節候五行王裒相山川風水背向宜吉可居可葬皆極其妙與諸儒試有司不中即拂衣去專學醫杜門著書欲自名家間語白其父曰褊陋之地終不足以成名乃辭去游行四方初客京師僧舍鄰有病傷寒者孫兆診之為分別陰陽內外辯甚不知將軍在坐或以摘語兆兆不已請將軍為審

脉將軍曰顧須論脉乎視其狀表裏俱病法所不治為
言後日證驗如是兆愕然曰精至是邪且譚語曰我特
不欲驚病者爾自是名聲藉藉動人或曰兆獨不辨為
李醯乎將軍恐去歷關陝所療治尤驗寧塞巡檢病若
暍者二十三日旁近醫皆以暍治將軍聞而笑曰西方
地高寒而人辛食寧有是汗之明日瘡過大通城與監
兵者飯將軍曰君風氣暴至吾行不可留盍亟求醫監
兵不信後二日疾作死鄜州太守子病嘔血將軍為治

良已私語人曰肝氣竭矣其無以春夏乎春復作夏而死將軍之醫深於天運地氣人事之變者類如此嘗游華山雲臺觀為衆道士治疾忽一人衣弊絮形質軒秀躍出衆前曰聞君天下名醫試診我如何將軍為診曰先生六脉俱陽服金石丹砂乎曰否將軍曰神仙六脉俱陽先生殆是邪其人振手大笑忽不見古之良醫亦嘗有鬼神已疾者如將軍親為至人所試尤極奇異年七十三卒以大觀戊子十月壬午葬以十二月壬寅以

子唐顯乃贈官曾祖覺祖祥父隨配張氏李氏子三廣
未仕權早卒唐武功大夫河北第二副將女三皆嫁士
人孫男五敦仁承節郎安仁居仁體仁擇仁女孫三曾
孫四俱幼始將軍嘗謂諸子曰古人云醫特意耳慮精
則得之醫之妙不可以言傳而人命所繫陰有報應得
之不精不若不學所謂醫者費人是也吾平生未嘗以
金石藥取近功而忽遠禍噫將軍可謂長者已昔太倉
公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五女隨而泣公怒罵曰生女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今將軍之子克自奮發積戰多
取勇爵既追榮將軍以四品官而猶未艾也然則長者
之報豈不豐哉余同郡李安道頗言唐驚勇有將畧以
氣自負此當任子先其孤姪余曰此功名富貴人也元
城張氏三世明經不過州佐縣令而萬福以騎射征伐
祿食七十年歷刺九州圖像凌烟今姚氏世長者而唐
又能如斯所稱道萬福不足慕也可不勉邪故為次將
軍之事表於墓云政和八年閏九月二十四日翰林學

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王其撰并書

故簽書大名府判官廳公事周之美墓誌銘

元豐初朝請大夫安陽周侯奉使河北余實從之其行方而有常言約而盡當官行法及在廷論事意多以為民一時諸公長者皆下之丞相忠獻韓公同州里最相傾倒大夫諸子出拜必罄折謝曰賢者宜有後吾不敢易也大夫顧愛長子甚異時緣使事案部必與之俱而余亦未嘗不在行同飲食起居久頗詳其為人大夫既

沒能以謹厚守家法者果其長子則今簽書君是也政
和初余主北門筦籥當辟屬府領縣十三民夥事劇乃
奏君簽書判官廳公事亟蒙賜可河防法府縣官須冬
赴事所藉賴不可緩則又列於朝有旨聽君即日之官
皆非常典也明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君卒於官其孤以
其喪歸請余銘其墓且曰銘周氏先世者皆名臣鉅公
願公勿辭余早從大夫游晚又得君為寮追惟終始存
歿之分乃叙而銘之君諱之美字彥聖世占籍趙郡有

自棘徙者遂為安陽人曾大父諱文舉贈衛尉卿大父
諱孝恭贈職方員外郎考即大夫諱革後以君陞朝贈
朝議大夫君弱不好弄既長志於學而身佩子職獨慨
然曰子無憂於親不亦孝乎任事不問勞逸熙寧中恩
補太廟齋郎調潞州潞城尉再調相州臨漳尉以山南
東道節度推官知耀州華原縣事親老不赴易知懷州
河內縣事為淮南節度推官用荐者改宣德郎充河北
京東鹽事司勾當公事以憂去服除再充職閱月改河

北糴便司勾當公事遂從辟大名再遷至奉議郎賜六品服潞城眉山臨漳阻河盜所區走君至勤邏察嚴捕逮所執獲甚衆無留境中者河內病沁水將壞城邑君兩宿隄上為增卑培薄水不能冒民至今頌之嘗訊盜疑其孱阨囚曰母老苟生非悍不顧法者君憐之為謝羣盜得不死語其類曰有宰如是忍犯乎往往引去且書邑門曰公去乃來民有自刑訟田者君曰彼僞以怖吏獨奈何自殘邪訟者情得立自求服和州貧民占水

田千餘頃豪右請於官曰陸田而奪有之民訴于省監
司前後委吏十數輩審定悉歸請者至是君自淮南懷
檄往或有以荐章撼君者君曰已纔利毛髮顧欲亂水
陸以困貧民卒還其舊監司猶欲荐君君辭之且推與
偕進者衆竒其節及為屬官不啖其長以利害人授事
輒辦以鹽息增羨預修城守器具皆被賞典最後佐余
幕府夙夜自竭盡以幹公相攸助殊不少懈雖病益力
自余與僚友皆勸君在告君初弗聽病且革猶咄咄為

省文書狀死之日家無餘資余為具後事議者悉歎君之勤且廉然後知余之辟君不專以舊也君享年五十有九娶路氏先君卒贈仙居縣君再娶史氏封永壽縣君子男七人曰貽慶曰相郎曰四相曰楊僧皆早卒曰琪肄貢士業曰璫曰瑀尚幼女二人進士劉師孟鞏康仁則其壻也永壽君與琪卜以政和八年三月九日葬君于感化鄉之先塋惟君性易直行已有耻篤于孝慈侍親疾至經時不解帶弟求析產既盡則更以已分田

益之自甘於貧姊嫁楊元衡有二子數歲俱亡四櫬寓
許下僧舍君為買地葬之鄉里頃大飢流殍踵道君傾
資令人瘞露齒以千計君用意近古又憑世德之厚而
所享止此亦可哀已銘曰 周先邑國氏周而京仁家
陽陵顛食武城扶疏累葉耀其華英散遷於北有間衛
卿施及厥嗣既自趙徙由相而顯惟君父子凜然遺直
吾昔猶及君有典刑樸厚廉飭涓涓其流未究其澤披
之起之待其培植惟爾後人視此沉刻

崔志亨墓誌銘

士而自修初不期於有獲而在理為可必者豈泊然遽無意於求哉至於可必之理終不足恃則放乎衆人之所不馳以達吾之心庶幾得喪之可忘而舒愉閒曠之氣足以養體而輔生不幸而又致於自病或者文學行義所以取顯而不必顯優游嘯咏所以為樂而不必樂吾然後知夫命之果有制也博陵崔志亨五歲知讀書晝夜不輟未冠入太學志甚厲業成籍北都外監論辯

英發筆力橫驚分教者每見嗟賞屢貢禮部頗出奇悉
銳不肯與人相行綴既報罷自誦所試音節琅琅聚聽
者聳然許之初志亨之祖官南賓所部戍兵思歸志亨
構茅屋崖谷間榜曰快意日奉其祖盤礴亭上為文盛
道山川之勝若不欲去者戍兵喻其指欣為留屯祖亡
繭足扶櫬歸親有疾刲股肉餌之服喪毀甚於後母尤
盡孝至漚指血書梵號以薦福叔與二弟前歿睦孺字
孤同爨三十年無恩怨厚薄嫌舅張南夫以窮歸志亨

為共有無終則以已地葬之且嫁養其三女鄉里歲饑以家貲瘞殍數百清平博平嘗以經明行修舉會科罷不行而志亨既不遇合因悼前猛就潛心學易作訓傳攷觀春秋深意築存室里第檜竹茂處把酒賦詩陶然無復進取計俄苦風痺便廢此事以政和三年十二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五茲命也已志亨一名冲其先棣州人徙居大名之清平曾祖卒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妣卜氏贈永昌縣太君祖懷忠西京左藏庫副使妣李

氏封永安縣君考問故三班奉職妣劉氏志亨娶號略
楊氏子三人曰安時肆貢士業曰安雅曰小僧早亡孫
二人曰百川百彊孫女三人皆幼安時奉母命以四年
三月三日葬志亨於博平之先塋求誌其墓其兩姑歸
志亨之弟圖南名博兄弟皆以豪邁為吾先君之所稱
為作銘曰 維師太公燕及孫子穆伯邑崔因邑命氏
博陵仲牟立如是似降駟及鈞封植根柢迄唐仁師又
世十二從棣遷魏濯濯條枝兄弟敏文自堂塾基志亨

老成人莫敢疵負能弗售病又廢之身不逮享其後人
施勉哉傳承念此刻詞

雜著

祭宋龍圖文

昔元憲公暨其仲氏鴻筆大典焜照一世伯兮嶸嶸遂
都相位勲書太常事載太史機雲餘風王謝高致施于
子孫隱然國器維公英特絕類離倫忠孝天挺名聲日
新庖丁解牛奏刀如神飛黃籟雲萬里騰振降才之殊

會遇聖辰崇寧親政首正帝畿肇逮四輔內尊京師公
持漕節知無不為經營申畫弗亟弗遲帝用是嘉寵渥
沓施既登禁路遂長天府輦轂事劇紛至如雨公舉有
綱風行指顧聲威整整誰敢予侮決遣如流備形上語
趙張三王不見比數公俄外遷險夷一德卧治淮陽來
繼汲直發軔嚴近宜在朝夕奄忽訃聞中外嗟惻文階
極品內朝秘職贈賻加等申賁寔窅念我宗袞元憲輩
流黃緣及我早從公游姻婭通家情文相投別日幾何

六見素秋公今脫展逝去莫留生存華屋零落山丘惟
公術業未及經濟流慶所鍾當在後嗣法從之賢德實
肖似相門榮華有隆無替我獨懷公撫舊涕泗為國惜
本豈但存義遣詞徃奠必歆此意尚饗

祭張樞密文

代梁
帥

伏以河洛圖書國之重器慶雲景星為時祥瑞比方賢
哲抑即其次惟公聞望高出一世在昔孔門其科有四
德行文學言語政事雖淵騫徒鮮能大備公其兼之夏

出倫類神宗教養人材比肩閭閻秩秩莫非俊賢公游
太學若麟鳳然策名委質綽有譽處席據師儒聲諧韶
濩王命肅將澄清使路崇觀天子緝熙王度鶴書蒲輪
召自公府帝曰汝賢視草西掖亟登玉堂揮大手筆文
章爾雅渾然天質網轄中臺青天白日博聞多見沃心
造膝帝知其忠謂宜輔弼進長樞廷以贊宥密有謀有
功威制羌戎旼章土宇舟車所通秉以不懈堂堂古風
君臣道合千載一逢云何不弔我民無祿道路咨嗟百

身何贖昔我與公同預政機聞訃之來泣涕漣漣匍匐
欲往閭寄是縻寓辭千里以侑一卮尚饗

祭唐元伯文

維年月日具位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唐
君元伯之靈嗚呼造物者之所賦蓋人爲之限量苟於
此而慳靳要莫加於銖兩或所靳之莫獲則幾何其不
喪如元伯之豈弟承世德之端亮以君子之流澤宜鬼
神之多相今奄忽其已矣予始知其情狀公得官於少

日我坎壈而踰壯中年艱於子息慨嗣路之徒廣忽遇
合而從事積九遷之憂賞從稚兒之髻髻呱復啼於襁
襁猶蘭茁其未艾而幕功之頻上雖怪事之咄咄固已
償於疇曩覩有無之相易信果難於兼享此盈虛之至
數非予言之敢妄維士窮而無託嗟欲進而難強猗所
託之碩大更睽離而跌宕逮如初而復盡曾心期之無
爽垂九萬而跼翼乃齎志於泉壤目臨絕而不瞑獨嫪
戀於母養邈荆渚於天末喟弩重其曷嚮昔先子之棄

予公實臨其窆葬悽訃音之來及畏簡書而莫往涕潛
然而無從空引脰以北望馳薄奠以寓哀尚平生之可
想尚饗

祭崔志亨文

維年月日北嶽王某謹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崔
六丈志亨之靈惟靈學問成於妙年孝友稱於一鄉軒
奇磊落既自許以氣節扶疎勃鬱又大播於辭章宜青
紫之俯拾指寥廓而高翔顧皎皎之不逝卒跋跋而歸

藏惟興寄之超然友千載而相羊兀醉吟以終日哆餘
漚之淋浪疑可以適志而引年追荷蓀而侶柴桑病奄
奄其此廢曾為樂之不長今遂往而不返豈易度於彼
蒼念昔予之諸姑配季子之韻頽倏姻連之四紀凜宰
木之幾霜憶先君之攜予隨鄉賦于大梁予齟齬而工
文娛二老於鄰房比懷檄於魏博過里門而登堂覩巾
拂之歌脫屹婢僕之扶牀如美疢之加劇果藥石之無
良歲行盡而訃聞益感舊而慨傷閔外妹之孑立諒恩

拊之曷忘氣忽上而填膺淚落下而沾裳聊寓哀於短
詞持往侑於一觴尚饗

祭周食判文

君悃惓無華克勤乃事持身潔廉內視不愧自官州縣
所至輒治及為使屬弗近聲利來游吾幕夙夜盡瘁朴
直之氣發於論議念昔先公見謂國器迨我晚遇樂友
賢嗣扳援自助施報之義雖無老成典刑可記今君云
亡撫舊出涕凡我同僚邂逅相值忽喪其一衆嘆曰喟

寓哀薄奠君歆此意尚饗

祭石院魏判官文

為大名同官作

嗚呼以端夫好學業文豈不足以顯親而榮身顧間闕
場屋殆餘一紀始奏名於大宗伯而以晷刻之淹留成
三歲之逡巡其後解褐試吏漢東曾受祿之未幾忽禍
罰之來臻迨除喪而仕魏適今期年奄其逝矣嗟志願
之莫伸嗚呼端夫邯鄲之人也豈黃梁之夢果倏忽而
覺而造物者聊戲子以自神冥冥之理既不可問惟吾

端夫溫潤和雅向僚友以傾盡既久處而情親雖出涕
其何益而吾儕潛然于丹旄之前者徒悲其白屋自立
之難百不一就不忍其子幼家貧而已爾嗚呼哀哉尚
饗

請梁才甫詣狄公廟祈雨劄子

某伏觀近日寺觀祈雨精意感通數有雲霓之應而甘
澤未霈民心焦然某二十六日至城南迓李真州俟於
狄公祠下見故相國程公琳禱雨祝詞故龍圖王公廣

淵大書於石題其後畧云丞相精心為詞躬禱廟所即日獲應遂大有秋都人德丞相而神梁公今錄於左方某謹按梁公有唐名臣時以謂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方武后盜國廬陵廢處唐室不絕如綫梁公引誼屢爭瀕死不悔武后感悟三思不得立廬陵復為皇太子又引張柬之卒與桓彥範等誅二張立中宗呂溫為之贊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受五龍夾之以飛史臣以為名言公嘗為魏郡守民懷其惠唐高適過魏作三君詠其

一乃詠梁公祠蓋自唐以來廟食於此昔者共工后稷
契禹之屬皆祀以為土穀之神傳說為列星荀攸為太
山君柳子厚為羅池神以公忠義慷慨再造唐室其精
爽不昧必能庥其所嘗涖之國故張乖崖以窮歸范文
正以辭贊而程相國以旱禱雲漢之詩以旱既太甚則
靡神不宗今道釋之禱已罄而忠賢之祀未舉其竊遲
之漢東海有孝婦冤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白太守殺
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重于

公夫以匹婦之靈且能致雨況如梁公近古大賢以程
相國之事觀之其效可見欲乞更賜詢考消日潔齋備
盡誠懇請雨於梁公祠下庶幾早霑嘉澤無害西成

大名狄梁公廟祈雨文

代梁帥

維公忠貫天地氣勁金石仗義蹈險凜凜一德武孽鳴
晨唐日中蝕公徐請命賁血橫臆廬陵既還五龍來翼
大明升照匪公孰力扶顛之功草木所知寧豐汝南罔
不懷思魏人載德百世奉祠獨賢斗南豈但一時維此

魏人所欲必告農功穡事有相之道今茲之稼既方既
阜迨天閔雨民憂用禱維古上公神通陰陽吁噓而雩
抑有故常公降自天去復騎星留游舊都髣髴英靈某
在茲居守神交冥冥忠義之感尚想典刑胡不慨然吸
呼雷霆流惠焦槁與之蘇醒儻霑嘉澤歲得上熟自公
及私異世蒙福祠庭之完奉嘗之續率民報貺當罄祇
肅

大名諸廟謝雨文

冬煖之餘春澤未降吏用慄慄禱歲於道釋真聖之宮
迺者辛未之夕陰雲勃鬱壬申之旦膏雨飄灑鳴溜涓
續盡三日止渰滋下達及一犁外間霏霰雪消癘疫也
亟歛氛霧舒陽和也造物功巧若與人謀詩曰上天同
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蓋言雨
雪之兼至不暴不徐能生百穀惟神哀之則豐年之望
靡愆農勸其功吏緩其咎並受休貺敢忘報禮

河間諸廟祈雨文

代張
帥

維帝奉天保民惟天畀民粒食惟民殫力於穡帝克聖
天克純佑民罔不承休於四方亦既屢有年有一不登
則吏底於罰夫民何咎矧茲兩河北索於秋事冬不雪
春亦亢旱今乃重靳甘雨將害民之麥禾吏以慄慄候
雲霓之油然氣方淒而風陰甫合而霽抑吏之精意未
達於神與乃以吉日奔走羣祀伏冀憫哀斯民亟畀膏
澤甦其枯槁同底豐穰庶幾歲不洊艱吏亦靡悔

祈晴文

伏以天道不言而應孰窺降鑒之神暑雨小民惟咨咸
切昇矜之望睠茲燕土初沐華風兵火之餘麥禾是賴
障塞之備版築方興忽霖潦之彌旬實農夫之胥病矧
諸路轉輸之遠與三軍戍役之勤雖邈在於封疆慮仰
貽於宵旰大勲既集宜善氣之應和小信未孚蓋邊臣
之獲戾敢潔祈禳之薦用干生毓之私伏望覆以恩慈
閔其劬瘁開陽光而普照斥陰沴以潛消儻崇降於罪
殃願鍾小已遂密移於造化以迄康年

乾隆御覽